

# 光影收集者

## THE LIGHT CLUB

调试18个月后，Philips灯具公司与设计师Martin Lupton及Sharon Stammers合作开发的Light Collector图片APP终于面世。短短4周，数万张光影图片被上传到网络空间，各领域设计师与普通民众分享灯光有关的影像记录。“它将成为当前最出色的资源共享器——大量图片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每日更新的影像刺激设计师的创作灵感，也激励人们找寻生活中被忽略的光影瞬间。”两位创始人相信，一个与光影制造相关的新世界正在到来。

采访、撰文\_吕小加、Hedy 录音整理\_王月 封面图片\_© Philips design Probes 图片提供\_Thierry Dreyfus、Luzinterruotus 摄影\_Austin Taylor、Martin Lupton 编辑\_Haina Lv



1.Thierry Dreyfus在巴黎为Thierry Mugler时装秀设计拱门灯光，Lady Gaga做特别演出。（2011年） 2.Martin Lupton与Sharon Stammers参与的灯光项目中也包含灯光艺术节，比如2012年新加坡Light Marina Bay的项目 3.艺术家Nayan Kulkarni和Roxane Permar发起的Mirrie Dancers灯光项目，为苏格兰东北部Shetland群岛的公共建筑做灯光装置。（摄影师：Austin Taylor） 4.Thierry Dreyfus在凡尔赛宫完成的灯光装置作品《L' Eau à la Bouche》。（2006年）



# 对

Martin Lupton及Sharon Stammers来说，创立Light Collector并非偶然。生活在伦敦的他们曾是国际照明设计师协会PLDA的主席与伦敦区协调员，除定期开展城市光源建设与环境保护的项目外，更成立Light Collective灯光组织，与天文学家、建筑师、艺术家合作展开全球性灯光课题研究。在他们的官网简介中，“光”被分解为名词与形容词，“Light，名词。1.自然现象，太阳光照、电磁辐射波长在人类视网膜间的反映。2.光源，电灯照明系统。3.神秘世界，光明与温暖。形容词。① 拥有充足能量。② 永不黑暗。”他们以课题研究、灯光装置、灯光电影等多样形式深入探索“光的世界”。

“英国照明工业是一个复杂、充满纠缠的网状关系图，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当两人成立“Light Collective”时，Martin曾笑称自己是英国灯光工业先驱Andre Tammes和Mies Pinniger的后代。“我们从light matters和BDP得到养分，现在打算为英国的照明业建立一个全新的地图。”

“我知道Andre和Mies并不代表整个英国照明业，当然，也可能错过许多其他的名字，但的确是他们指引我们开始现在的灯光事业。”Sharon形容自己对灯光的热爱完全出于本能，她至今记得第一次独立完成的灯光项目——为一个小型舞台剧设计灯光舞美，她用凝胶在桌子底下装上灯光，随着演员身体的扭动与方位的变化，制造不同的光影效果。“那是一场集中心智的表演，光有一种熟悉又充满惊喜的魔力。”Sharon回忆道。

他们在伦敦没有正式办公室，甚至连固定的见面地点都没有。两人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工作模式令生活与工作再不能分开。咖啡馆、酒吧、机场都成了工作场所。“传统的照明公司模式总是呈金字塔结构，人们总在说服别人听取自己的意见，也需要找寻固定的工作地点与运作模式。但我们不同，我们要做相反的事。”

两人参与的项目都与“光”有关，却不仅仅局限于“照明”。他们在PLDA工作时曾发起多个项目公然对抗城市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灯光照明工程。也参与与艺术家合作的灯光装置项目。2010年，两人以特邀嘉宾身份参与艺术家Nayan Kulkarni和Roxane Permar发起的Mirrie Dancers项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Shetland群岛上，帮助当地居民建筑一系列灯光作品，永久安装在当地音乐厅、电影剧院和学校中。“我们到达时遭遇极寒天气，在零下20摄氏度的空地上，周围都是山坡，大风吹向我们，Matin和我后悔为什么不找一家公司来合作，要知道这种情况下将电源安装在房屋上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最终他们选择更换地点，换到另一岛屿的两座相邻小房子，“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类似‘Phoenix nights’的俱乐部灯光装置，但最后都变了。”小房子被荒废很久，周围布满水。”Sharon突然回忆起1970年代当她还是孩子时，和朋友Julie相互从窗口发射灯光传递信息的场景。最终，Martin将两栋房子的灯光命名为“Julia”与“Sharon”，随着灯光颜色的改变，用灯光投影表达不同的对话。

由于同时运作One Beam of Light、Light Collector APP、Light Club多个项目，人们称他们为“被光燃烧的人”（Fueled by a Passion for Light）。

其中One Beam of Light是一个全球性的灯光摄影项目。邀请摄影师以光为主要素材，向人们展现光的多样功能和私视角呈现的美丽。设计师Terence Woodgate、英国Speirs and Major照明事务所Keith Bradshaw和UVA的Matt Clark、设计师Gerd Pfarre担当评委，他们将共同从中选出优秀图片，以pop-up展览的方式在全球展出。“我们计划选出TOP100，这个项目也最终促使我们和Philips合作推出‘Light Collector’。新上线的APP迅速得到全球范围内光影爱好者的追捧。它的分类包含建筑照明、灯光艺术、装置项目和自然光彩系列，人们通过网络上传自己拍摄的光影图片，也找寻自己喜好的灯光。“它将是一个优秀的光源资料库，为设计师提供创作灵感，也鼓励更多新生创造力”。

最新计划中，Martin和Sharon联手著名照明公司Xicato推出灯光晚餐。他们与艺术家Roger Sexton和Menko De Roos合作，利用光谱的7种光源设计出7道菜餐，以临时餐馆的形式邀请人们用餐。“它是一个找寻光的游戏，我们会设



5



6



7

**5.**One Beam of Light是Martin 和Sharon发起的一个全球性灯光摄影项目,邀请摄影师以光为主要素材向人们展现光的多样功能和私视角呈现的美丽。 **6.**“Plastic Garbage Guarding the Museum”项目将塑料袋装满空气与LED灯,并放在垃圾桶里,以回应城市垃圾环境问题。(2012年) **7.**Luzinterruptus为德国Dockville灯光节创作的“Radioactive Control”项目由100个发光辐射人形组成的军队,以讨论核能对地球造成的影响。(2011年)  
**右版图.**“Co-Naissance” / “La Nuit Blanche” ,BnI,Thierry Dreyfus在巴黎进行的灯光装置项目。(2006年)

计14种鲜花或者其他物品,将灯光中重要的‘钨’元素隐藏,谁找到就是最终的胜利者。”项目在伦敦受到了欢迎,Xicato下一站将在柏林与纽约进行。

## 光源创想进化

在灯光照明领域,Light Collector的合作方Philips做了许多探索。旗下创意实验室推出一系列LED在医疗、时装、食品上的应用方案——比如Fractal首饰,外形犹如一块人造宝石,却是一件可以穿上身的珠宝。它通过电子传感器自动分析人体体温,并作出相对应的灯光调试,甚至还能解决身体的热保护需要,转换为贴身的时装内衣。在这项命名为“Far-future design concepts”项目课题中,LED将在未来充分改变人们的生活行为。“我们并不计划将它们当作Philips的产品生产,这项探索只为刺激想法,测试未来的可能性。”项目负责人如是说。在城市智能发展问题上,Philips提出了建筑物“活塞”解决方案——将居住环境中需要依赖分享的水、光甚至网络等能源重新构建,以形成一个更为有序、有效的城市生态系统。在他们的设计草图中,项目规划出2020年城市面貌——一种整合电子与生物科技的新型材料应用到建筑中,它们覆盖在建筑物的表面,密集的“活塞”成为连接建筑外部和内部的工具,它能将空气、阳光和水逐渐收集并传输到内部空间,供应人类的生活所需。

另一方面,LED作为照明主要来源的地位正受到威胁,寻找新型材料替代它的声音从未间断。澳大利亚人Phil Bosua最近将电子芯片植入灯泡,带来一盏LIFX灯泡。用户在使用灯泡时,能通过智能手机设定开关时间,调节灯光气氛,甚至为它加入颜色和音乐。“一边开灯还能听音乐,这还不够吸引力?”Phil的发明获得了数十万美元投资资金,他丝毫不担心售价79美元灯泡的未来市场问题。这项创意也在今年的电子照明领域掀起轩然大波。

但在大批照明艺术爱好者眼中,技术的进步或许代表新鲜的表达方式,但“光”本身所具备的亲人群又能迅速抓住大家视线的魅力才是真正令他们着迷的原因。这两年颇为热门的西班牙匿名灯光组织“Luzinterruptus”凭借一系列灯光装置作品干预城市生活。他们以光为主要材质,发出对城市环境、可持续循环、动物保护等等的声音。他们发起的“Literature vs Tráfico”项目,将超过一万本人们捐赠的图书堆放到墨尔本街头,用LED装饰。“这些道路原本为汽车和行人占领,今天,它们铺满图书。”Luzinterruptus借此提醒人们关注“阅读与宁静”的重要。

## 光的时装表达

“IT’S HUGE,这是世界上最棒的秀”,Lady Gaga在巴黎为Thierry Mugler时装秀表演前对Thierry Dreyfus这般称赞。“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该改变Gaga的话,这个人只有Thierry。”工作人员在紧张的搭建后台发出这样的声音。

Thierry Dreyfus——Dior、Calvin Klein、Helmut Lang时装秀的御用灯光师,在超过24年的工作履历中,2001年为Yves Saint Laurent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告别秀做灯光制作已足够留载时装史。2005年他为巴黎大皇宫再次盛大开幕设计的光影作品,赢得了当年法国文化部金奖。2012年,他完成了伦敦奥运会期间在Canary Warf河畔的整体光影设计。他是时装秀后面默默注视的那个人,也是对光影理解最直接的那个人。“哪场秀最好?永远是下一场。每一次表演、每个设计师、模特、现场观众都不一样,我必须按比例关注他们的想法,慷慨接受他们的审美。”

但与他豪华的时装秀灯光装置不同,Thierry在最近开始的家具设计显得低调又充满黑暗味道。“Homage”系列桌子上有一道锋利的闪电状裂痕;“Rupture”灯直接变成成了一团燃烧的烈火;“Salt”台灯则变成了一个灯光舞台,磨砂水晶与零星散发出的光合二为一。“时装秀灯光经历决定了我的审美方向,家具设计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验的舞台,完全忠实于自己的表达。这是一个设计师的私人世界”。Thierry的作品参加了2010年的design miami,并获得了专业人士的称赞。

“没有人能看见光波,但你永远能被它吸引,凝视它,爱恋它。它经过的瞬间就是你爱过的证明。”Thierry对光的表达充满感性。

## MW=MODERN WEEKLY

### Sharon Stammers=SS Thierry Dreyfus=SD Luzinterruptus=LU

**SD:** 超过24年灯光设计师工作,被誉为时装T台幕后推手,合作者包括 Yves Saint Laurent、Raf Simons、2012年伦敦奥运会Canary Warf河畔整体灯光总设计师  
**SS:** 设计师,教授,前PLDA国际照明设计师协会伦敦协调员,与Martin Lupton共同创立 Light Collective、light CLUB,最近与Philips合作推出Light Collector APP  
**LU:** 西班牙匿名环保组织,一群艺术家以匿名方式参与城市灯光设计。

## MW: 你会如何形容光与世界之间的关联?

**SS:** Light Collector APP通过收集全球不同地区人们使用不同类型的光源图片去启迪更有意义的灯光项目。(Martin补充:光有着能聚集全世界人们参与其中的神奇力量,比方说,两个月前我们与Diav(照明公司)合作在世界上最干燥、拥有最清晰天空的地方——智利Atacama沙漠组织了一场黑暗研讨会Noche Zero,智利灯光建筑师Paulina Villalobos与天文学家、当地群众一起拥抱黑暗,探讨黑暗在城市照明下的新应用方法。当时,与会者在地球最黑暗的天空下重新认识星空的美丽,因为我们知道超过60%的世界人口从未见过银河,我们也知道,到2050年世界上70%的人口将居住在光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们希望借这场活动提醒人们妥善管理未来城市光与黑暗之间的平衡。)

**SD:** 在我看来,灯光+T台模特=皮肤(时装秀),灯光+设计师=剧场(城市照明项目)。我的目的是创建一个特定的情绪空间,使观众、摄影师或者电影创作者能迅速捕捉到人们希望分享的内容,提供强有力的光束印迹。

**LU:** Luzinterruptus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被打断的光”,寓意光的短暂与被遗忘,这也是我们对光的理解。

## MW: 某种意义上“光是短暂的艺术”,你们创作的出发点是什么?

**SS:** 光的作用不仅仅提供照明空间与启发人们展开艺术创作,更重要的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能量。

**SD:** 短暂?我不觉得。光是一种语言,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对我来说,它是一种体验,没法用语言解释。它有关生命,而不只是外形。一些素材(诸如声波、气味……),它们或许并不具备实际作用,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它们充满涌动(的情感力量)。光也是这类素材之一,它的存在令人感到本能的熟悉,所提供的信息解码也容易使人产生共鸣。

我个人在灯光领域的研究包含多方面的配合与支持——像文学作品由单一字母组成,我创作的对象是一个个私人、立体的发光体——比方说那些依然存世的风景区、建筑物或者一个城市。这是一次重新赋予生命的创作。

**LU:** 光能提供巨大的视觉冲击,并给我们更大的自由空间——某些情况下,一小盏灯已经可以表达问题,这能避免破坏城市家具与建造,减少浪费。我们从不认为自己是街头艺术家,我们的出发点非常简单,用直白的光源吸引人们注意,希望人们理解并参与其中,共同探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动物保护、节能等问题。

## MW: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团队?分工、工作方式?

**SS:** 目前团队只有我和Martin两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英国没有办公室,许多其他应该有的条件我们也都具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开展业务的效率和数量。我们会在机场的咖啡馆讨论工作,也会在去银行的同时带孩子们去上学,并在旁边的咖啡馆开始一天的工作、Skype对话等等。我们对工作非常积极,它已经成为重要乐趣所在。我们在任何地方工作,许多最好的想法草图甚至常常随手画在机场呕吐纸袋的背面。

**SD:** 无论纽约还是欧洲,我所有工作都由EYESIGHT承接。一共有两家公司,一个在巴黎(Marie Meresse担当制片主管,Rodrick Dialo负责客户关系,Anne是建筑部的头,然后我们有10个全职工作人员),另一个在纽约

(Kaunda是制片主管、Grace负责所有的客户关系)。我们所有灯光秀的构思、设计草图都在巴黎完成,预算监控也由Baas负责。

**LU:** 我们是一个匿名艺术团体,3个小组的成员来自不同背景,如艺术、照明和摄影。不定期展开工作。常常是即兴创作,安装过程中会邀请朋友或其他艺术家帮忙。

## MW: 每年,全球许多城市(里昂、赫尔辛基等)都会举办灯光庆祝节日,你有什么参与作品,如何看待它在行业内的作用?

**SS:** 2012年新加坡的I Light Marina Bay记忆最深刻,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灯光节,我们的作品创意与大型投影建筑相比微不足道,但很高兴主办方为我们提供空间创作。(Martin补充:巨大反射镜由LC和SOTA的学生共同完成,路遇的旁人可以用手电筒将地下车库的灯光反射到天空中,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观察人们会如何解决问题,最后出现了涂鸦灯光艺术作品。)如今,我们很容易在各类灯光庆祝活动中见到有趣的灯光装置,这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平台,它可以推动照明设计与灯光艺术的发展,今年我们将在墨西哥与Saas Lighting公司的Magali Mendez合作新项目。

**SD:** 我最近没有参与任何灯光节,太多工作在做,有收到邀请但是时间上没法配合。我需要在1月份前完成6个灯具作品。(MW:你最近创作了许多灯具,还参加了Design Miami,为什么“Phil”和“Salt”灯具外表都布满裂痕?)这没什么,浪漫对我来说充满其他含义,好像谷崎润一郎所说的阴翳理论——没有光、没有阴影与黑暗就不能衬托生命的美丽。

**LU:** 我们喜欢参与灯光节,因为能得到更多赞助。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赞助商,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创作最有价值的作品,但照明材料并不便宜,这也制约我们的发展。去年光材料成本我们就花费了12000欧元。但什么让我们与众不同?我想是秘密和自发的创作方式。

## MW: 请聊聊灯光的新技术未来?

**SS:** 技术进步的好处是你可以用全新方式构建新项目。伟大创意的实现并不容易但过程相当美妙。值得高兴的是灯光行业依然年轻,看看建筑照明领域,设计师们的创造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并且,诸如Usman Haque和Rafael Lozano Hemmer等艺术家加盟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将人们的感知与交互数码技术融合在一起,将“光”带到一个全新境界。

**SD:** 人还是人,呼吸还是呼吸,技术对我来说是一种开放性的素材,也许能改善LED照明的强弱与距离。但有些东西需要诠释新技术,有些只需要传递情感,我的大多数项目属于后者,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看看人们对温暖烛光的喜爱,几百年没有改变。

**LU:** 就我们服务的案例来说,灯光灵感往往来自日常生活,希望未来有更多颠覆性的概念出现,最终令城市更美好。之前我们曾参与纽约古根海姆“Contemplating the Void”展览,为博物馆建筑创作灯光绘画,我们用光虚构出博物馆清洁人员、门卫、艺术品修复者、建筑工人等等,倡导人与人之间展开更多互动。☑